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五輯
沈雲龍主編

西學東漸記

容闕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西學東漸記

容閔自傳



容 闕 先 生 肖 像

目錄

第一章	幼稚時代	一
第二章	小學時代	七
第三章	初遊美國	一二
第四章	中學時代	一七
第五章	大學時代	二二
第六章	學成歸國	二七
第七章	入世謀生	三七
第八章	經商之閱歷	四二
第九章	產茶區域之初次調查	四九
第十章	太平軍中之訪察	五八

第十一章	對於太平軍戰爭之觀感	六八
第十二章	太平縣產茶地之旅行	七三
第十三章	與曾文正之談話	八〇
第十四章	購辦機器	九〇
第十五章	第二次歸國	九四
第十六章	予之教育計畫	一〇〇
第十七章	經理留學事務所（派送第一批留學生）	一〇五
第十八章	祕魯華工之調查	一一二
第十九章	留學事務所之終局	一一六
第二十章	北京之行與悼亡	一二九
第二十一章	末次之歸國	一三三
第二十二章	戊戌政變	一四一

西學東漸記

第一章 幼稚時代

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予生於彼多羅島（Petro Island）之南屏鎮，鎮距澳門西南可四英里。澳門，葡萄牙殖民地也。島與澳門間，有海峽廣半英里許。予第三，有一兄一姊一弟。今兄弟若姊，俱已謝世，惟予僅存。（按先生於一九一二年逝世，著書時爲一九〇〇年。）

一八三四年，倫敦婦女會議，在遠東提倡女學，英教士古特拉富之夫人（Mrs. Guss）亞遂於是時設澳初設一塾專授女生，未幾復設附塾兼收男生，其司事某君子同里而父執也，常爲予父母道古夫人設塾授徒事。其後予得入塾肄業，此君與有力焉。惟是時中國爲魂碎之舊世界，仕進顯達，賴八股爲敲門磚，予兄方在舊塾讀書，而父母獨命余入西塾，此則

百思不得其故。意者通商而後，所謂洋務，漸趨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兒子能出人頭地，得一翻譯或洋務委員之優缺乎？至於子後來所成之事業，似爲時世所趨，或非予父母所及料也。

一八三五年，隨父至陝門，入古夫人所設西塾，予見西國婦女始此。時纔七齡，當時情形，深印腦中，今雖事隔數十年，猶能記憶。古夫人軀幹修長，體態合度，貌秀而有威，眼碧色，深陷眶中，唇薄頤方，眉濃髮厚，望而知爲果毅明決之女丈夫。時方盛夏，衣裳全白，飄飄若仙，兩袖圓博如球，爲當年時製。夫人御此服飾，乃益形其修偉。予視狀，殊驚愕，依吾父肘下，逡巡不前，雖夫人和顏悅色，終惴惴也。我生之初，足跡不出里巷，驟易處境，自非童稚所堪。迨後思家之念稍殺，外界接觸漸習，乃覺古夫人者和藹仁厚，視之若母矣。予於學生中，齒最稚，乃益邀夫人憐憫。入塾後，卽命居女院中，不與男童雜處，蓋特別優待也。

予兒時頗頑劣，第一年入塾時曾逃學，其事至今不忘。古夫人之居予於女院，本爲優遇，予不知其用意。男生等皆居樓下層，能作戶外運動，而予與諸女生，則禁錮於三層樓上，惟以

露臺爲遊戲場，以爲有所厚薄，心不能甘，常課餘潛至樓下，與男生嬉。又見彼等皆許自由出門，散步街市，而予等猶無此權利，心益不平，乃時時潛出至埠頭，見小舟橫集，忽發異想，思假此逃出藩籠，以復我自由之舊。同院女生，年事皆長於予，中有數人，因禁閉過嚴，亦久盤思，啓故於予之計畫，深表同情。既得同志六人，膽益壯，定計予先至埠頭，雇定蓋篷小船，乘間脫逃。翌晨早餐後，古夫人方就轡，予等七人，遂於此時潛行出校，匆匆登舟，向對岸進發。對岸爲波多羅島，予家在也。謂同伴六人先至予家小住，然後分別還鄉，在予固自以爲計出萬全，不謂渡江未半，追者踵至，來船極速，轉瞬且及。予乃惶急，促舟子努力前進，許渡登彼岸時，酬以重金。但予舟祇二櫓，來舟則四櫓，舟子知勢力懸殊，見來舟手巾一揮，卽戢耳聽命，而予等七人束手受縛矣。放豚入筥，乃施懲戒。古夫人旋命予等排列成行，巡行全校，且於晚課後，課堂中設一長桌，命七人立其上一小時，予立中央，左右各三人，頭戴頂尖紙帽，胸前懸一方牌，大書「逃徒」，不啻越獄罪囚也。予受此懲創，羞愧無地，而古夫人意猶未足，故將果餅橙子等分給他生剝食，使予等饑涎欲流，絕不一顧。苦樂相形，難堪滋甚，古夫人洵惡作劇哉。

法夫人所設，本專教女生，其附設男塾，不過為瑪禮孫學校（*Morrison School*）之附屬耳。瑪禮孫學校發起於一八三五年，至一八三九年成立。未成立時，以生徒附屬法夫人塾中，酌撥該校經費，以資補助。是予本瑪禮孫學校學生而寄生於此者。憶予初入塾時，塾中男生合予共二人耳。後此塾逐漸擴張，規畫益宏，夫人乃遷其姪女派克司女士（*Miss Clark*）姊妹二人，來華襄助。派女士之兄海雷派克司（*Mr. Hart Parker*）即一八六四年主張第二次之鴉片戰爭者，因其於此事著異常勞績，故英皇賜以勳爵云。予於此短期內，得親炙於派克司女士二人，亦幸事也。

其後此塾因故停辦，予等遂亦星散。古夫人攜盲女三人赴美。此三女乃經予教以凸字讀書之法，及予綴教時，彼等已自能誦習聖經及天路歷程二書矣。派克司姊妹則一嫁陸克哈醫士（*Dr. William Lookhart*），一嫁麥克來穿教士（*Rev. MacClatchy*），仍受倫敦傳道會之委任，在中國服務甚久云。

予既還家，從事漢文。迨一八四〇年夏秋之交，方鴉片戰爭劇烈時，適予父逝世身後，

條，家無擔石。予等兄弟姊妹四人，三人年齒稍長，能博徵資予兄業漁。予姊躬操井臼，予亦來往於本鄉及隣鎮之間，販賣糖菓，兢兢業業，不敢視為兒戲。每日清晨三時即起，至晚上六時始歸，日獲銀幣二角五分，悉以奉母，所得無多，僅僅小補。家中楮柱，惟長兄是賴耳。予母得予等臂助，尙能勉強度日。如是者五閱月，而嚴冬忽至，店鋪咸停製糖菓，予乃不得已而改業。隨老農後，芸草阡陌間，予姊恆與予偕。相傳古有盧斯（Lucy）者，割禾無所獲，過波亞士（Boys）亦人名。時時周給之，予惜無此佳遇。幸予粗通西文，窘迫時竟賴以解厄。予之能讀寫英文，農人本不之知，予姊告之，乃忽動其好奇心，招予至前，曰：孺子，試作紅毛人之語，予初忸怩不能出口，後予姊從旁慫恿，謂汝試爲之，彼農或有以囑汝。農人欣然曰：老夫生平從未聞洋話，孺子能言者，吾將以禾一巨捆酬汝勞，重至汝不能負也。予聞此重賞，膽立壯，乃爲之背誦二十六字母。農人聞所未聞，咸驚奇詫異。予爲此第一次演說時，稻田中之泥水，深且沒腕，演說既畢，獲麥禾數捆。予與予姊果不能負，乃連返家，邀人同往荷轡。予之拉犁英文，罕年時即著此奇效，是則始願所不及。時予年十二歲，即古時盧斯之獲六斛，其成績亦不予過矣。

刘禾時期甚短，無他事足述。其後有一比隣，向在天主教士某處，爲印刷書報工人。適由澳門請假歸，偶與予母言，教士欲雇用童子，摺疊書頁，僅識英字母及號碼，無誤卽得，程度不必過高。予母告以此事予能爲之，乃請其介紹於教士，條約既定，別母赴澳門就新事，月獲工資四元五角，以一元五角付膳宿費，餘三元按月匯寄堂上。然予亦不遵因此致富。可四閱月，忽有夢想不到之人，來函招予，而上帝又似命予速往，勿失時機者。函蓋來自霍白生醫生 (Dr. Hobson)。醫生亦傳道者，其所主任之醫院，距予執業之印刷所，僅一英里。予在古夫西塾時，數見之，故稔識其人。此次見招，初不解其故，以爲霍氏欲予從其學醫也。繼乃知古夫人赴美時，其臨別之末一語，卽託予於霍白生，謂必訪得予所在。俟瑪禮孫學校開課時，送予入校云。霍氏負此宿諾，無日或忘，蓋覺予不得已數月於茲。相見時，霍氏謂予，瑪禮孫學校已開課，汝亟歸家請命，必先得若母允汝入塾，然後捨去汝業。來此伴予數月，使予得熟知汝之爲人，乃可介紹汝於該校教習也。時予母方深資予助，聞言意頗不樂，然卒亦從予請，命予往澳門辭別天主教教士。該教士雖沈靜緘默，四月之中，從未與予交一語，然亦未嘗吹毛求疵。

故予去時頗覺戀戀。予辭出後，逕往醫院，從霍醫生終日杵臼丁下，製藥膏丸散。霍氏巡行醫院，撫視病人時，則捧盃隨其後，如是者二閱月。霍君乃引予至瑪禮孫學校，謁見校長勃朗先生 (Rev. S. R. Brown)。

第二章 小學時代

瑪禮孫學校於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一日開課，主持校務者為勃朗先生。先生美國人，一八三二年由耶路大學 (Yale University) 畢業，旋復得名譽博士學位，乃於是年（一八三九年）二月十九日偕其夫人蒞澳，以其生平經驗，從事教育，實為中國創辦西塾之第一人。予入是校，在一八四一年，先我一年而入者，已有五人：黃君勝、李君剛、周君文、唐君傑，與黃君寬也。校中教科，為初等之算術、地文及英文。英文教課列在上午，國文教課則在下午，予惟英文一科，與其餘五人同時授課，讀音頗正確，進步亦速。予等六人，為開校之創始班，予年最幼。迨後一八四六年之十二月，勃朗先生因病歸國，六人中竟半數得附驥尾，亦難得之時會。

也。

瑪禮孫學校何由而來乎？讀者宜急欲知之矣。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瑪禮孫博士（Robert Morrison）卒於中國。其翌年一月二十六日，乃有傳單發佈於寓澳之西人，提議組織瑪禮孫教育會，以紀念其一生事蹟，并議建設學校，及設施他種方法，以促進中國之泰西教育。至瑪禮孫博士之來中國，乃為英國傳道會所委派，彼為中國之第一傳道師。博士於一八〇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由倫敦啓程，經大西洋而至紐約，改乘帆船名屈利亥登（Trident）者，而至中國。原擬在澳門登陸，因為天主教士之嫉忌，不果，乃折至廣州。後因中外適起交涉，中政府與西商感情頗惡，乃往麻拉甲（Bangga）暫時駐足，以植基礎。於是從事著作，成第一部之華英字典，分訂三冊，并以耶教聖經譯成漢文，以供華人披閱。又有第一信徒名梁亞撥者，助其宣講，為傳道界別開生面，成效卓著。此後寓華之教士咸奉瑪禮孫所著之字典及其所譯之聖經，以為圭臬。瑪禮孫博士既在中國成如許事業，其名永垂不朽，允宜建一大學以紀念之。乃所建者祇區區一塾，規模褊小，且因經費僅僅，特僑寓西商，時虞匱乏。以瑪氏之

豐功偉烈，而紀念之成績，乃不過如是，庸非一憾事哉。

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起，其後結果，即以香港讓於英人。瑪禮孫學校遂於一八四二年遷於香港某山之巔，高出海平線幾六百英尺。山在維多利亞殖民地（Victoria Colony）之東端，登山眺望，自東至西，港口全境畢現。卽此一處，已足見香港爲中國南部形勝，無怪外人垂涎，且港口深闊，足爲英國海軍根據地。有此特點，故此島終不我屬，卒爲英國有也。瑪禮孫學校既設於山頂，其後此山遂亦以瑪禮孫得名云。

一八四五年三月十二日，威廉麥克（William Maoy）先生來港，爲瑪禮孫學校之助教。是校自澳門徙此以來，大加擴張，學生之數，已達四十餘人，新增三班教授，一人之力，不能兼顧，故須延聘教習，相助爲理。麥先生之來校，適當其會。勃朗先生則仍專心校務，毫無間斷。直至次年秋間回美，乃以麥先生繼之，蓋其時麥先生已有一年之經驗矣。

勃朗與麥克二君之品性，大相懸殊。勃朗先生一筮而知爲自立之人，性情態度，沉靜自若，遇事調處，秩序井然，其爲人和藹可親，溫然有禮，且常操樂觀主義，不厭不倦，故與學生之感

情甚佳；其講授教課，殆別具天才，不須遺證，而自能使學生明白了解。此雖由於賦性聰敏，要亦閱歷所致，蓋嘗其未來中國未入耶路大學之前，固已具有教育上之經驗矣。故對於各種學生，無論其為華人，為日人，或為美人，均能審其心理而管束之。知師真若弟，以才具論，實為一良好校長。其後先生回國，任阿朋學校（Auburn Academy）之監院，後往日本，亦從事教育，皆功效大著，足證是言之不謬也。至於助教麥克先生，亦為耶路大學之畢業生，第未來中國之先未嘗執教鞭，故經驗絕少，而於中國將擇何種事業，亦未有方針；然其天性敏達，德行純懿，思想卓犖，使君自不凡也。

一八五〇年瑪禮孫學校解散，麥克與其母返美，復入耶路大學專攻科學道。一八五四年，復經美國公會派至中國傳道，其時予已畢業於耶路大學，準備回國，乃與之偕歸。自榮得阿克（Sandy Hook）啓程以至香港，計歷百五十四日之久，始達目的地。長途寂寂，無聊殊甚，當於第六章中詳之。

一八四六年冬，勃朗先生回國。去之前四月，先生以此意佈告生徒，略謂已與家屬，約身

體羸弱擬暫時離華，庶幾遷地爲良，并謂對於本校，感情甚深，此次歸國，極願攜三五舊徒，同赴新大陸，俾受完全之教育，諸生中如有願意同行者，可即起立。全堂學生聆其言，爽然如有所失，默不發聲。其後數日間，課餘之暇，聚談及此，每爲之慨然不樂，其欣欣然有喜色者，惟願與赴美之數人耳。卽黃勝、黃寬與予是也。當勃先生佈告遊美方針時，予首先起立，次黃勝，次黃寬。第予等雖有此意，然年幼無能自主，歸白諸母，母意頗不樂，予再四請行，乃勉強曰：諾，然已淒然淚下矣。予見狀，意良不忍，竭力勸慰之曰：兒雖遠去，尙有兄弟與姊三人，且長兄行將娶婦，得有兄嫂，承歡膝下，不致寂寞，母其善自珍攝，弗念兒也。母聞予言，爲之首肯。由今思之，殆望予成器，勉強忍痛也。嗚呼！

予等均貧苦，若自備資斧，則無米安能爲炊，幸勃先生未宣言前，已與校董妥籌辦法，故予等留美期內，不特經費有着，卽父母等亦至少得二年之養贍，既惠我身，又及家族，仁人君子之用心，可謂至矣。資助予等之人，本定二年爲期限，其中三人之名，予尙能記憶，一蕭德魯（Andrew Shortrede），蘇格蘭人，香港中國日報（China Mail）之主筆，其人素饒居，慷

慨明決有當仁不讓之風；一爲美商李企君 (Ritchie) 一爲蘇格蘭人康白爾君 (Campbell) 其餘諸人，惜不相識，故無從記其名姓。此外又有阿立芬特兄弟公司 (The Olympian Brothers) 者，爲美國紐約巨商兄弟三人所設，有帆船一艘，名亨特利思 (Hunters)，專來中國運載茶葉。予等卽乘是船赴美，蒙公司主人美意，自香港至紐約，不取船資，亦盛德也。此數君者，解囊相助，俾予得受完全之教育，蓋全爲基督教慈善性質，並無他種目的。今則人事代謝，已爲古人，卽稱道其名，亦已不及，然其後裔聞之，知黃寬黃勝與予之教育，全爲其先人所培植，亦一快心愜意事也。

第三章 初遊美國

一八四七年一月四日予等由黃浦首途。船名亨特利思，帆船也，屬於阿立芬特兄弟公司，前章已言之。船主名格拉司彼 (Captain Gillaspie)，時值東北風大作，解纜揚帆，自黃浦抵聖希利那島 (St. Helena)，波平船穩。過好望角時，小有風浪，自船後來，勢乃至猛，恍若惡

魔之逐人。入夜天則黑暗，濃雲如幕，不漏星斗，於此茫茫黑夜中，仰望桅上電燈星星，搖蕩空際，飄忽不定，有若墟墓間之燐火，此種愁慘景象，印入腦際，迄今猶歷歷在目。惟彼時予年尚幼，不自知其危險，故雖扁舟顛簸於驚濤駭浪中，不特無恐怖之念，且轉以爲樂，竟若此波濤洶湧，入乎目中，皆成爲不世之奇觀者。迨舟既過好望角，駛入大西洋，較前轉平靜。至聖希利那島，稍停裝載糧食淡水。凡帆船之自東來者，中途乏飲食料，輒假此島爲暫時停泊之所。自舟中遙望聖希利那島，但見火成石焦黑如炭，草木不生，有若牛山濯濯。予等乘此停舟之際，由約姆司坦 (Jamesown) 登陸，游覽風景。入其村，居民稀少，田間植物則甚多濃綠芸芸，良堪娛目。居民中有我國同胞數人，乃前乘東印度公司船以來者，年事方盛，咸有眷屬。此島卽拿破倫戰敗被幽之地。拿氏遂終老於此，其墳在島之浪奧特 (Longwood) 地方。予等咸往登臨，撫今弔古，根觸余懷。墳前有大柳樹一，乃各折一枝，攜歸舟中，培養而灌溉之，以爲異日之紀念。後抵美國，勃朗先生遂移此柳枝，植紐約省之阿朋學校中。勃朗卽在此校任教授數年。後乃往遊日本。迨一八五四年，予至阿朋學校遊覽時，則見此枝已長成茂樹，垂條萬椹。

矣。

舟既過聖希利那島，折向西北行，遇海灣水溜（Gulf Stream），水急風順，舟去如矢。未幾遂抵紐約。時在一八四七年四月十二日，即予初履美土之第一日也。是行計居舟中凡九十八日，而此九十八日中，天氣清明，絕少陰霾，洵始願所不及。一八四七年紐約之情形絕非今日（指一九〇九年）當時居民僅二十五萬，乃至三十萬耳，今則已成極大之都會，危樓摩天，華屋林立，教堂塔尖，高聳雲表，人烟之稠密，商業之繁盛，與倫敦相頡頏矣。猶憶一八四五年予在瑪禮孫學校肄業時，曾爲一文，題曰意想之紐約遊，當爾時擬管爲文，詎料果身履其境者。由是觀之，吾人之意想，固亦有時成爲事實，初不必盡屬虛幻。予之意想得成爲事實者，尙有二事：一爲予之教育計畫，願遣多數青年子弟遊學美國，一則願得美婦以爲室。今此二事，亦皆如願以償，則予今日胸中，尙懷有種種夢想，又安知將來不一一見諸實行耶。

予之勾留紐約，爲日無多。於此新世界中第一次所遇之良友，爲巴脫拉脫夫婦二人（Mr. and Mrs. David E. Bartlett）。巴君時在紐約雙亞學校教授，後乃遷於哈特福德

(Hartford)，仍爲同類之事業。今巴君已於一八七九年逝世，其夫人居孀約三十年，於一九〇七年春間亦溘然長逝矣。巴夫人之爲人，品格高尚，有足令人敬愛。其宗教之信仰尤誠篤，本其慈善之懷，常熱心於社會公益事業，影響所及，中國亦蒙其福。蓋有中國學生數人，皆爲巴夫人教育而成有用之材，故巴夫人者，予美國良友之一也。

自紐約乘舟赴紐約（New Haven），以機會之佳，得晤耶路大學校長譚君（President Day of Yale University），數年之後，竟得畢業此校，當時固非敢有此奢望也。予等離紐約後經威哈斯角（Warehouse Point）而至東溫若（East Windsor），遷居勃朗夫人家。勃夫人之父母，爾時尙存，父名巴脫拉脫（Rev. Shubael Bartlett）與前節之巴君爲另一人，爲東溫若教堂之牧師。予等入教堂瞻仰，卽隨衆祈禱，人皆怪之。予座次牧師之左，由側面可周矚全堂，幾無一人不注目予等者。蓋此中有中國童子，事屬創見，宜其然也。予知當日衆人神志既專注予等，於牧師之宣講，必聽而不聞矣。

巴牧師乃一清教徒（Puritan）清教徒爲耶穌教徒之一派，最先來美洲者，其人足爲

新英國省清教徒之模範。(按新英國省 New England States 爲美國東部之數省，紐約省亦在其內。)宣講時語聲清朗，意態誠懇，聞其生平兢兢所事，絕不稍稍草率，凡初晤巴牧師者，每疑其人嚴刻寡恩，實則其心地甚仁厚也。惟以束身極謹，故面目異常嚴肅，從未聞其縱笑失聲，尤無一諧謔語；每日起居有定時，坐臥有常處，晨興後則將聖經及祈禱文置於一定之處，端正無少偏，舉止動作，終年如一日；總其一生之行事，殆如時計針之移動，周而復始，不爽甚刻。故凡與巴牧師久處者，未見巴牧師之面，咸能言巴牧師方事之事，歷歷無少差也。

巴牧師之夫人，則與其夫旨趣大異。長日歡樂，時有笑容，遇人接物尤稱吉，每一啓口，輒善氣迎人，可知其宅心之仁慈。凡牧師堂中恆多教友，酬酢頗繁，巴牧師有此賢內助，故教友咸樂巴君夫婦。牧師年俸，不過四百美金，以此供衣食，猶虞其不足，乃巴夫人且不時款享賓客，余不解其點金何術，而能措置裕如。後乃知巴牧師有田園數畝，歲入雖微，不無小補。又其幼子但以禮 (Daniel) 尤勤於所事，以所得資歸奉父母。牧師得常以酒食交歡賓客，殆賴有此也。後予在孟松中學及耶路大學肄業時，每值假期，輒過巴牧師家。

第四章 中學時代

予在東溫若，小住勃朗家一星期，乃赴馬沙朱色得士省（Madagascar），入孟松學
校（Monson Academy）肄業。彼時美國尚無高等中學，僅有預備學校，孟松即預備學校中
之最著名者。全國好學之士，莫不負笈遠來，肄業此校，爲入大學之預備。按孟松在新英國省
中，所以名譽特著，以自創設以來，長得品學純粹之士，爲之校長，故當予在孟松時，其校長名
海門（Rev. Charles Hammond）亦德高望重，品學兼優者。海門君畢業於耶路大學（Yale
University），夙好古文，兼嗜英國文藝，故胸懷超逸，氣宇寬宏，當時在新英國省，殆無人不知
其爲大教育家。且其爲人富自立性，生平主張儉德，提倡戒酒，摯其言行，無可訾議，不愧爲漸
英國省師表。以校長道德文章之高尙，而學校名譽亦頓增，自海門來長此校，日益發達，氣象
蓬勃，爲前此未有云。而斯時中國人入該校者，惟予等三人耳。海校長對於予等，特加禮遇，嘗
非以中國人之罕觀，遂以少爲貴，而加以優禮，蓋亦對於中國，素抱熱誠，甚望予等學成歸國，

能有所設施耳。

在孟松學校之第一年，予等列英文班中，所習者爲算術、文法、生理、心理及哲學等課。其生理心理兩科，則爲勃朗女師 (Miss Beulah Brown) 所授。美國學校通例，凡行畢業禮時，其畢業生中之成績最優者，則代表全體對教師來賓而致謝詞。勃朗女師嘗爲此致謝詞之代表者，畢業於霍來克玉山女校 (Mt. Holyoke School) 之第一人。後與醫學博士麥克林 (Dr. A. S. McLean) 結婚，遷寓於斯丕林費爾 (Springfield)。勃朗女師之爲人，操行既端正，心術仁慈，尤勇於爲善，熱心於教育。夫婦二人，待予成極誠摯，每值放假，必邀予過其家。及予入耶路大學肄業，處境甚窘，賴渠夫婦資助之力尤多。歸國後，彼此猶音問不絕。及再至美國，復下榻其家。斯丕林費爾有此良友，令人每念不忘。一八七二年予攜第一批留學生游美時，即賃屋鄰麥博士，公暇期常得與吾友把晤也。

勃朗君 (此指勃朗牧師) 之至美也，以予等三人託付於其老母。母字余等殊週到，每餐必同食。惟勃君有妹已孀，挈子三人，寄居母家，遂無餘室可容予等，乃別賃一屋，與勃朗對

門而居。

方予遊學美國時，生活程度，不若今日之高。學生貧乏者，稍稍爲人工作，卽不難得學費。尙憶彼時膳宿燃料洗衣等費，每星期尙得一元二角五之美金，足以支付一切。惟居室之洒掃拂拭，及冬令熾炭於爐，劈柴生火諸瑣事，須自爲之。然予甚樂爲此，藉以運動筋脈，流通血液，實健身良法也。予等寓處，去校約半英里，每日往返三次，雖嚴寒，雪深三尺，亦必徒步。如此長日運動，胃乃大健，食量兼人。

於今回憶勃朗母夫人之爲人，實覺其可敬可愛，得未曾有。其道德品行，都不可及。凡知羅之歷史者，當能證予此言不謬。計其一生艱苦備嘗，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然卒能自拔於煩沛之中，嘗自著一詩自况，立言幽閉沉靜，怡然自足，如其爲人。

校長海門君之志趣，既如前所述，其於古詩人中，尤好莎士比亞（Shakespeare），於古之大演說家，則服膺威白斯特（Daniel Webster），於此可想見其所學。其教授法極佳，能令學生於古今文藝佳妙處，一一了解而無杆格。每日登堂授課，初不屑屑於文法之規則，獨於

詞句之構造及精義所在，則批卻導厥，詳釋無遺。以彼文學大家，出其爲文之長技，用於演講，故出言咸確當而有精神。大教育家阿那博士（Dr. Arnold）之言曰，善於教育者，必能注意於學生之道德，以養成其優美之品格，否則僅僅以學問知識授於學生，自謂盡其能事，充乎其極，不過使學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書，或一具有靈性之鸚鵡耳，曷足貴哉。洵君之爲教授，蓋能深合阿那博士所云教育之本旨者也。予在孟松學校時，曾誦習多數英國之文集，皆海君所親授者。

在孟松之第一年予未敢冀入大學。蓋予等出發時，僅以二年爲限，一八四九年即須回國也。三人中，以黃勝齒爲最長。一八四八年秋，黃勝以病歸國，僅予與黃寬二人。居恆晤談，輒話及二年後之方針。予之本志，固深願繼續求學。惟一八四九年後，將恃何人資助予等學費，此問題之困難，殆不啻古所謂戈登結（Gordian Knot），幾於無人能解者，則亦惟有海之於海門校長及勃朗君耳。幸得二君厚意，允爲函詢香港資助予等之人，迨得覆書，則謂二年後如予二人願至英國蘇格蘭省愛丁堡大學習專門科者，則彼等仍可繼續資助云云。予等

蒙其慷慨解囊，歷久不倦，誠爲可感。嗣予等互商遂止，黃寬決計二年後至蘇格蘭補此學額。予則甚欲入耶路大學，故願仍留美。議既定，於是黃寬學費已可無恐，予於一八四九年後，藉何資以求學，此問題固仍懸而未決也。亦惟有泰然處之，任予運命之自然，不復爲無益之慮。此事既決，予於一八四九年暑假後，遂不更治英國文學，而習正科初等之書。翌年之夏，二人同時畢業。黃寬旋即妥備行裝，逕赴蘇格蘭入愛丁堡大學。予則仍留美國，後亦卒得入耶路大學。予與黃寬二人，自一八四〇年同讀書於澳門瑪禮孫學校，嗣後朝夕切磋，共筆硯者垂十年，至是始分袂焉。

黃寬後在愛丁堡大學習醫，歷七年之苦學，卒以第三人畢業，爲中國學生界增一榮譽。於一八五七年歸國，懸壺營業頗發達。以黃寬之才之學，遂成爲好望角以東最負盛名之良外科。繼復寓粵，事業益盛，聲譽益隆。旅粵西人歡迎黃寬，較之歡迎歐美醫士有加，積資亦富。於一八七九年逝世，中西人士臨弔者無不悼惜。蓋其品行純篤，富有熱忱，故遺愛在人，不僅醫術工也。

第五章 大學時代

予未入耶路大學時，經濟問題，既未解決，果何恃以求學乎？雖美國通例，學生之貧乏者，不難工作以得學費，然此亦言之非難行之惟艱，身履其境，實有種種困難，而舍此更無良策。計予友在美國人中可恃以謀緩急者，惟勃朗及海門二君。勃朗即勸予赴美者，海門則予在孟松學校時，嘗受其教育者也。予既無術能解此厄，乃乞二人援手。彼等謂予，孟松學校定制，固有學額資送大學，蓋為勸學寒士而設，汝誠有意於此，不妨姑試之，第此權操諸校董，且願受其資助者，須先具志願書，畢業後願充教士以傳道，乃克享此利益。予聞言爽然若失，不待思索，已知無補額希望，故亦決意不向該校請求。數日後，諸校董忽召予往而議資遣入學事，是殆勃朗與海門二君，未悟予意，已預為予先容矣。校董之言，正與勃朗海門同，為畢業後歸國傳道則可，第具一志願書存查耳。此在校董一方面，固對予極抱熱誠，而予之對於此等條件，則不能輕諾。予雖貧，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學，無論何業，將擇其最有益於中國者為之，縱政

府不錄用，不必遽大有爲，要亦不難造一新時勢，以竟吾素志。若限於一業，則範圍甚狹，有用之身，必致無用，且傳道固佳，未必卽爲造福中國獨一無二之事業。以吾國幅員若是其遼闊，人苟具真正之宗教精神，何往而不利。然中國國民信仰，果何如者？在信力薄弱之人，其然諾將如春冰之遇旭日，不久消滅，誰能禁之？況志願書一經簽字，卽動受拘束，將來雖有良好機會，可爲中國謀福利者，亦必形格勢禁，坐視失之乎！余既有此意，以爲始基宜慎，則對於校董諸人之發意，事抱歉中，不得不婉辭謝之。嗣海門悉予意，深表同情，蓋人類有應盡之天職，決不能以食貧故，逆變宗旨也。

人生際會，往往非所逆料，當予却孟松校董資助時，爲一八五〇年之夏，勃朗方至南部探視其姊，順道訪喬治亞省薩伐那婦女會（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Savannah, Ga.）之會員，談次偶及予事，遂將得好消息以歸。尤幸者勃朗之歸，適逢其會設更晚者，則予或更作他圖，不知成如何結果矣。渠對於予之意見，亦深以爲然，因語余薩伐那婦女會會員，已允資助，此豈前此夢想所及者？遂東裝東行，赴紐海汶（New Haven），逕趨耶路大學投考，居

然不在孫山之外。蓋予於入大學之預備，僅治拉丁文十五月，希拉文十二月，算術十閱月，於此短促之歲月中，復因孟松左近地方，新造鐵路，築路之際，學校不得不暫時停頓，而予之學業，遂亦因以間斷，同學之友，學程皆優於余，竟得入教，事後追思，不知其所以然。余之入耶路大學，雖尚無不及格之學科，然在教室受課，輒覺預備工夫，實為未足，以故備形困難。蓋一方面須籌畫經費，使無缺乏之虞，一方面又須致力所業，以冀不落人後也。尙憶在第一年級時，讀書恆至夜半，日間亦無餘晷為遊戲運動，坐是體魄日就羸弱，曾因精力不支，請假赴東溫若休息一星期，乃能繼續求學焉。

至第二年級，有一事尤足因子，則微積學是也。予素視算術為畏途，於微積分尤甚，所習學科中，惟此一門，總覺有所捍格，雖日日習之，亦無絲毫裨益，每試常不及格。以如是成績，頗懼受降級之懲戒，或被斥退，後竟得越過此難關，則賴有英文為助。美國大學制，每級分數班，每班有主任教員，專司此班中學生功課之分數。學生欲自知其分數多寡者，可問主任教員。每班之主任教員，曰白落及（Blodgett）乃教拉丁文者。予在二年級時，自慚分數過少，至不

敢向教員探詢，私意或且降級，幸英文論說頗優，第二第三兩學期，連獲首獎，故平均分數，猶得以有餘補不足。自經兩次獲獎，校中師生，異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然余未敢略存自滿心，以予四學年中平均分數之少，捫心慚汗，若因人之譽己而趾高氣揚，抑自欺之甚矣。

第二學年之末及第三學年，學費漸充裕。以校中有二三年級學生，約二十人結為一會，共屋而居，另倩一人為之司飲膳。予竭力經營，獲充是職，晨則為之購辦蔬餼，飯則為之供應左右，後此二年中予之膳費，蓋皆取給於此。雖所獲無多，不無小補。薩伐那婦女會既助予以常年經費，阿立芬特兄弟公司亦有特捐相助。此外予更得一職，為兄弟會管理書籍。兄弟會者，校中兩辯駁會之一也，會有一小藏書樓，予以會員之資格，得與是選博徵資焉。

第四學年，兄弟會中仍舉予為司書人，每歲酬予美金三十元。予既得此數項進款，客囊乃覺稍裕，不復以舉債為生。若例以小村落中之教師，每年薪俸所入，亦不過二三百金，彼且以瞻養八口之家而無缺乏，則予以個人而有此，又有婦女會贈予以襪履等物，更不必自耗

獎金，於此猶云不足，則亦過矣。

予於一八五四年畢業，同班中畢業者，共九十八人，以中國人而畢業於美國第一等之大學校，實自予始，以故美國人對予感情至佳。時校中中國學生，絕無僅有，易於令人注目。又因予嘗任兄弟會藏書樓中司書之職二年，故相識之人尤多。同校前後三級中之學生，稔予者幾過半，故余熟悉美國情形，而於學界中交游尤廣。予在校時，名譽頗佳。於今思之，亦無甚關係。浮雲過眼，不過博得一時虛榮耳。

予嘗修業期內，中國之腐敗情形，時觸予懷，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輒爲之怏怏不樂，轉願不受此良教育之爲愈。蓋既受教育，則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範圍亦廣，遂覺此身負荷極重，若在毫無知識時代，轉不之覺也。更念中國國民，身受無限痛苦，無限壓制，此痛苦與壓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轉毫無感覺，初不知其爲痛苦與壓制也。故予嘗謂知識益高者痛苦益多，而快樂益少。反之，愈無知識，則痛苦愈少，而快樂乃愈多，快樂與知識，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雖然，持此觀念以論人生之苦樂，則其所見亦甚卑，惟怯懦者爲之耳。此者人

必不足以成偉大之事業，而趨於高尚之境域也。在予個人而論，尤不應存此悲觀，何也？予既遠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俸遂予求學之志，雖未事事能如願以償，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資格，予固大可自帝為已受教育之人矣。既自命為已受教育之人，則當且夙圖繼，以冀生平所學，得以見諸實用。此種觀念，予無時不耿耿於心。蓋當第四學年中，尙未畢業時，已預計將來應行之事，規畫大略於胸中矣。予意以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予後來之事業，蓋皆以此為標準，專心致志以為之。溯自一八五四年予畢業之時，以至一八七二年中國有第一批留學生之派遣，則此志願之成熟時也。

第六章 學成歸國

自予畢業耶路大學，屈指去國之日，忽忽十年。予之初志，所望甚奢，本欲延長留學年限，冀可學成專科。蓋當予在耶路大學時，校方創一雪費爾專門學院 (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 院長爲諾德君 (Prof. Norton)。予修業時，曾入此院附習測量科，擬爲將來學習工程之預備。設予果能學成專科以歸國者，自信予所企望之事業，將益易於著手也。惜以貧乏，不能自籌資斧，助予之友，又不願予久居美國。彼蓋目予爲中國有用之人材，慮予久居不歸，「樂不思蜀」也。於是捐棄學習專科之奢願，而留學時期，於以告終。美人中勸予歸國最力者，其一爲白禮特 (Pattis)，其人執業於美國某東方公司中，其二爲阿立芬特兄弟公司之主人翁。所謂阿立芬特兄弟公司，卽八年前曾以帆船載予來美而不取值者。此數人之見解皆甚高尚，其所以慫恿予歸中國，非有私意存於其間，蓋欲予歸國後熱心傳道，使中國信仰上帝，人人爲耶穌教徒耳。

有麥克教士者，於一八四五年至香港代勃朗爲瑪禮孫學校教員於前第二章中已言及之。迨後瑪禮孫學校解散，麥克乃重歸美國，復入耶路爲學生。茲復經美國教會派往中國傳道，遂於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與予同乘紐約某公司帆船，名歐里加 (Ethelka) 者，自紐約首途。時值冬令，爲過好望角最惡劣之時會，蓋隆冬之際，東北風極大，凡帆船向東方